

珍藏版

十方瘟神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(之三十二)



十方瘟神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十方瘟神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高大肥胖的查既白，为人忠耿风趣，武艺高强，专爱打抱不平。他十方全吃，黑白两道提起来个个头痛，人人咬牙，因此被送绰号“十方瘟神”。

安义府知府冯子安是个清官，又是查既白的朋友，却被盗走了官印。官印若两月不用于来往公文，则冯子安便要丢官。查既白决心为这位清官朋友帮个忙。

他先找到偷印的巧手三娘谷瑛，发现官印已转手末干山的“血鹤八翼”，她的丈夫也被“血鹤八翼”扣做人质，以防她泄密。查既白还弄清了“血鹤八翼”假手谷瑛盗印，是为了报复冯子安将八翼之首霍达的大公子霍艾因奸杀案正法。于是，查既白又不顾危

险去找凶神恶煞般的“血鹤八翼”。

查既白来到末干山下的同济镇，用巧计将霍达的二公子霍芹生擒做人质。本打算用霍芹生交换官印和谷瑛的丈夫，但从霍芹生的口风里又知道，这样做肯定会招致霍达找冯子安进行新的报复。于是，查既白又改变了初衷，另做他图……

就这样，情节生情节，故事套故事，环环相扣，铁宕起伏，曲折宛转，轻松流畅地塑造了一位个性独特的武林形象，一位外表粗俗不文，实则聪慧过人、义肝侠胆而不拘一格的英雄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失 印		(1)
第二章	出 计		(19)
第三章	交 易		(34)
第四章	水 遁		(50)
第五章	猎 人		(69)
第六章	雌 虎		(85)
第七章	义 助		(100)
第八章	波 折		(118)
第九章	豁 命		(136)
第十章	布 局		(151)
第十一章	搏 杀		(167)
第十二章	陷 阱		(184)
第十三章	恶 讯		(203)

第十四章 拜 山 (220)

第十五章 脱 困 (237)

第十六章 枕 戈 (252)

第十七章 好 戏 (268)

第一章 失 印

小小的一片桃花林围绕着这小小的茅舍，而桃花林便生长在这座小小的山岗半腰，山岗四周都是杂树蔓草，只有茅屋的四边才有艳红的桃花在竞开怒放，随风招展，显然，桃花是经过人工悉心栽植成的。

风里有着淡淡的花香，那种带着冶媚味道的花香。

山野僻地，有的就是这份宁静，这份清幽恬淡的宁静，叫人一到这里，就把尘虑全抛，俗物尽忘，连心胸也都变得开朗豁爽了——

不，似乎并不尽然。

小径上，一个魁梧得几近肥胖的大块头正顶着当空的烈日攀行过来，那人一身黑布单衫，腰间系着条白里泛黄的宽板带，手中拄着根粗逾儿臂的斑竹棍，满头又粗又黑的乱发便那样毫不修饰的任其蓬生着，宽阔的脸庞也不知是叫日头晒的或者原本就如此的红润，现在，这张红润的面庞上正淌满了汗珠，他皱起一双浓密的眉毛，微张着那张大嘴，表情相当不愉快的瞪视着桃花林中的那小茅舍。

花香、清风，山郊野地的恬怡旷远好像对他的情绪毫无影响，他的形态显出他正处在某一种烦乱的境况中。

透了口气，他加快了步子朝着茅屋前走来，一面走，一面不停地用他那根三尺半长，油光润亮的斑竹棍敲点地面。

就在他走近茅屋门前时，那扇简陋的门扉忽然呀的一声启开，一个荆钗布裙，极其朴素的少妇正端着半木盆水跨了出来，见到他，不禁愣了一下。

这位少妇的个头也不算小，不但身段高挑，而且相当丰满腴润，只是长得不算中看，大大的脸，高高的颧骨，面色苍白，还印着淡淡的雀斑，唯有那双眼睛才是她五官里最出色的——杏子形，清亮澄澈，此刻，她就正用这双出色的眼睛瞪视着出现在面前的不速之客。

那人也瞪着她，半晌，才带着疲倦的声音道：

“我姓查，查既白。”

少妇眨了眨眼，腔调透着那种腻人的磁性：

“哦，原来是你？老查。”

朝左右环视了一遍，查既白又懒洋洋的道：

“你一定就是‘巧手三娘’谷瑛了？”

少妇薄薄的嘴唇绽咧——嘴型嫌大了点，不过两排牙齿却相当洁白整齐，还微泛着晶莹的光泽：

“我想说不是，恐怕你也不会相信？”

查既白嘿嘿一笑，道：

“当然不信，因为我虽未见过你，来此之前，却把你的一切打听得十分清楚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你的长相如何在内。”

那少妇——谷瑛淡淡的道：

“一见之下，不如闻名？”

查既白细长的眼眯了眯，道：

“差不了多少，你知道，你的容貌远不及你的手艺来得高明。”

谷瑛一点也不生气。她笑道：

“总算还有一样行的。”

斑竹棍在地下点了点，查既白道：

“只有你一个人住在这里？”

谷瑛的脸色不由黯淡下来，她掩饰的强笑道：

“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原来，是我和我老公一块住在此地的。”

摸着双叠的肥厚下巴，查既白似乎对谷瑛的丈夫为什么眼下不在此处并无兴趣，他低沉的道：

“谷瑛，你猜不猜得到我为什么事来找你？”

谷瑛摇摇头道：

“猜不到，我甚至不曾想到你会突然出现于此，当你刚才望着我自报姓名，我才意会到你八成是冲着我上门来了。”

查既白道：

“你惹下极大的麻烦，谷瑛。”

谷瑛微笑道：

“我一直就在惹麻烦，老查，我的生活就是由一连串的麻烦组合起来，没有麻烦，我也混不下去啦……”

查既白悻然道：

“这一次，你惹的麻烦可把我也拖下水了！”

怔了怔，谷瑛道：

“此话从何说起？今日之前，我连见也没见过你——”

查既白揉着他那饱满多肉的鼻子，翻动着眼珠：

“先说，你怕不怕我？”

谷瑛差点笑出声来，但她立即警觉到这绝不是一桩好笑的事——尤其面前的这人物，亦绝不是一个逗趣的人，连忙假咳了两声，正着脸道：

“很少人会不怕你，老查。”

满意的点点头，查既白随即追问：

“那么，你呢？你怕不怕？”

谷瑛老老实实的道：

“我也怕，我惹不起你。”

嗯了一声，查既白缓缓的道：

“很好，既然你怕我，就不会故意触我的霉头，戳我的漏子，有了这个先决条件，接下来要办的事，就会容易得多。”

谷瑛满头雾水的问：

“你到底是在说些什么？你要办的又是哪一种事？更与我有何牵连？”

查既白严肃的道：

“谷瑛，我不是吃饱了没事干，跑来和你逗乐子的，设若我来的目的与你无干，又何必找上你耗费如许唇舌？这档子麻烦，从开头就是你招引起的！”

谷瑛定下神来，轻轻的道：

“说详细点，老查。”

查既白放重了声调道：

“半个月前，‘安义府’大衙里的官印，是不是你偷去的？”

放下手上的木盆，谷瑛似乎连腰也直不起来了，她垂头埋脸，半晌没有做声。

查既白逼着问：

“说实话，这档子事是不是你干的？”

谷瑛几乎不易察觉的微微颌首，涩怯怯的承认：

“真人面前不打诳语，是我做的……”

哼了哼，查既白道：

“算你开窍。其实你不承认也一样推搪不了，那种‘金簪解锁’的特异手法，只你最为专擅，‘遁地穿甲术’亦是你行事时的独门手法，我到场一看，那撮铁锁下的金屑末，加上从水磨砖地洞翻开的那个窟窿，不用多推敲，我已心里有了数，知道十有九成便是你姑奶奶的杰作！”

谷瑛强笑道：

“你见闻广博，又精细入微，凡事想要瞒你，可真叫不容易……”

微昂起脸，查既白一伸手：

“拿来。”

谷瑛退后一步，愕然问：

“拿什么来？”

查既白瞪眼，大声道：

“那方官印呀！我说谷瑛，你可要心里放亮，盗取官印可是重则问斩杀头，轻则流放终生的大罪，那方印石纵然质地不错，却卖不了几文钱，捧着藏着，既不能当饭吃，又不能当衣穿，你把它当宝一样留着发的是哪门子癫？”

谷瑛表情阴黯，目光晦涩，苍白的面颊上，甚至连那几颗雀斑也都变得恁般苍白了。

查既白不由叹了口气，放缓了声音：

“在江湖扒撬这一道上，你‘巧手三娘’谷瑛也是有头面，叫得响的角色，而你既非白痴，亦非疯子，什么金银财宝，珠玉细软你不好去偷去盗？却无端耗费恁大功夫弄来这一块又不值钱，又大担风险的印石，我说谷瑛，你不是太也傻得如同一只愣鸟了么？”

谷瑛满面愁苦的道：

“老查，你还不知道，我被‘安义府’这方官印整惨了！我遭人利用，又着了道……”

一摆手，查既白先堆起那种慈祥又谅解的亲切笑容：

“我省得，我省得，你是一等心机、玲珑头脑，要是没有人怂恿你，诳诱你，你也不曾失了魂，岂会懵懂到如此不知利害，不明轻重的田地？好吧，官府上的事你不必担忧，只要把印信送回去，我老查负责替你解脱消案。那背后出这骚点子的伙计如敢因此前来搅扰于你，我也一并承荷就是。另外，你干这桩买卖的油水仍由你自个留着，不论做啥，总不能白搭啊，哈哈……”

谷瑛双手扭绞，十分痛苦的道：

“老查，事情并非你想象的这么简单——”

查既白呆了呆，立时心火上升，方阔的脸庞下沉：

“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姓谷的娘们，我老查是块什等样的货，你该心里有数，我他娘顶着毒日头，冒着这浑身臭汗老远巴巴的跑来你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不是同你耗唾沫，打商量来的，对你说清楚，姓谷的婆娘，那方官印你好拿也要拿，歹拿也要拿，我查某人是先礼后兵，三箩筐‘天官赐福’的赞词表过，接下来就要玩粗的了，你别把我老查当成他娘‘普渡众生’的角儿！

谷瑛急惶的道：

“你别误会，老查，我绝对没有搪塞推诿之意——”

查既白火辣的道：

“那就证明给我看，东西拿来！”

唇角轻微的抽搐着，谷瑛差点就哭出声来：

“那方官印……不在我这里了！”

大大的一怔，查既白又急又怒：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官印不在你手上？”

谷瑛畏缩的朝后退，双臂捂在胸前，面色越形惨白：

“被他们……抢走了……他们……不但抢走了官印……吞没了应付给我的盗印酬金，还把我的丈夫也掳劫了去……”

查既白目瞪口呆，狠狠道：

“好婆娘，你敢诳我？”

用力摇头，谷瑛再也忍不住涔涔泪下：

“我没有骗你……老查，我没有一个字，一句话骗你……老查，我已一无所有，没有钱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……我只剩背着那偌大的罪名，只能承受那狂虐的胁迫，我为什么还要骗你？又何需要再骗你？境况更恶劣，亦不过就是如此了啊……”

颓然跺脚，查既白丰厚的两颊也像是一下子松垂，他失神的坐到门侧一块大石上，双目空空洞洞的瞅望着山岗脚下……

谷瑛悄悄拭泪，屏息吸气，连那点抽噎声都尽量压制着不敢发出。

过了好一阵，查既白才深长的叹了口气：

“唉！如此一来，‘安义府’的冯大人就只怕不妙了，可惜这样一位好官……”

谷瑛迷惘的注视着查既白，怯怯的道：

“老查，你说的冯大人，可是‘安义府’的知府冯子安？”

查既白双眉不展的道：

“就是他……”

谷瑛困惑的道：

“看来……老查，你和那冯子安似乎颇有交往？至少，你也是十分敬仰他？”

查既白道：

“一点不错，我们之间，不但情谊极深，而且他的为人行事，亦更得我的钦佩，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事，为了他，我

都愿去办！”

谷瑛喃喃的道：

“真是怪事——”

查既白怒道：

“何怪之有？莫不成我老查就不该认识做官的？”

谷瑛赶紧解释道：

“你别想岔了，老查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，因为你——呃，你是江湖上盛名赫赫的大豪，又是黑白两道分脚跨的霸字号人物，纵横捭阖，尽在刀口舐血，提着人头玩命这方面，和官府衙门正处于对立之势，而你却对其中的一位这般友善忠诚，就未免叫人感到奇怪了。”

查既白目光投向远处的烟霭林峦，语声悠悠：

“你不了解，那冯大人不但是个清廉正直、仁慈宽厚的好官，更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如果不是他，在五年前一桩倒霉的意外事件中，我就叫他们白砍白埋了……”

谷瑛睁大了眼道：

“你也会栽跟头，老查？你也有需要别人救命的时候？”

查既白没好气的道：

“我一不是长生菩萨，二不是大罗金仙，你当我是多么个神通广大法？凡是个人，就免不了会遭上个三急两难，到了那辰光，若遇不上贵人扶持，便任你是力能拔山，勇冠三军，也照样磨盘掉进鸡窝里，砸了蛋啦！”

谷瑛轻声道：

“老查，我一向不知道你也能将横逆看得这么透彻，把

情感与道义守得如此坚实……”

哼了一声，查既白道：

“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！谷璞，现在先不扯这些，你好歹得帮着我出出点子，设法将那冯大人的官印弄回来，否则，他是大大不妙，我是痛心沥血，而你，你也就逍遥不了！”

谷璞惊惶的脱口道：

“不，老查，我不能帮你这个忙！”

查既白勃然大怒，一下站立起来：

“什么？你不能帮我这个忙？娘的，你是不想活了？”

谷璞急切的道：

“他们掳去了我的丈夫，老查，他们把我的丈夫当做人质，他们说过，只要三个月之内没有人向衙门告发，没有人去找他们麻烦，就把我丈夫送回来，要不然，他们会叫我去收尸——老查，那些人异常狠毒，他们做得到，他们决不是在唬我！”

查既白错牙切齿：

“算得好，算得真好！三个月？不必三个月，只要五十九天就够了，知府衙门印信公文至多可积压五十九天，两个月内不见行文用印，即表示官印有失，那冯大人的纱帽落地不说，失印之罪就会要了他半条命！”

谷璞惴然不安的道：

“那——那该怎么办呢？”

咆哮一声，查既白吼道：